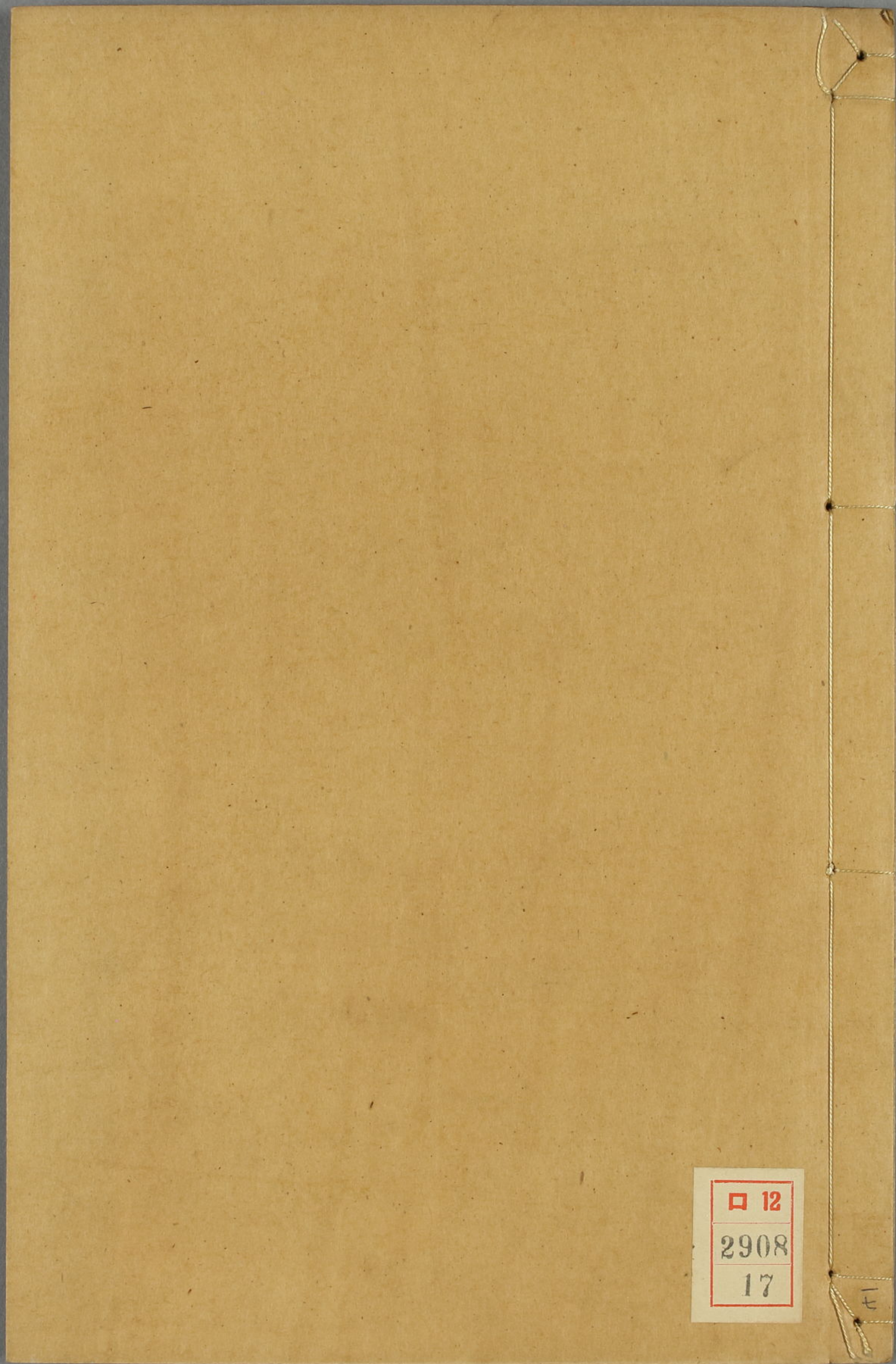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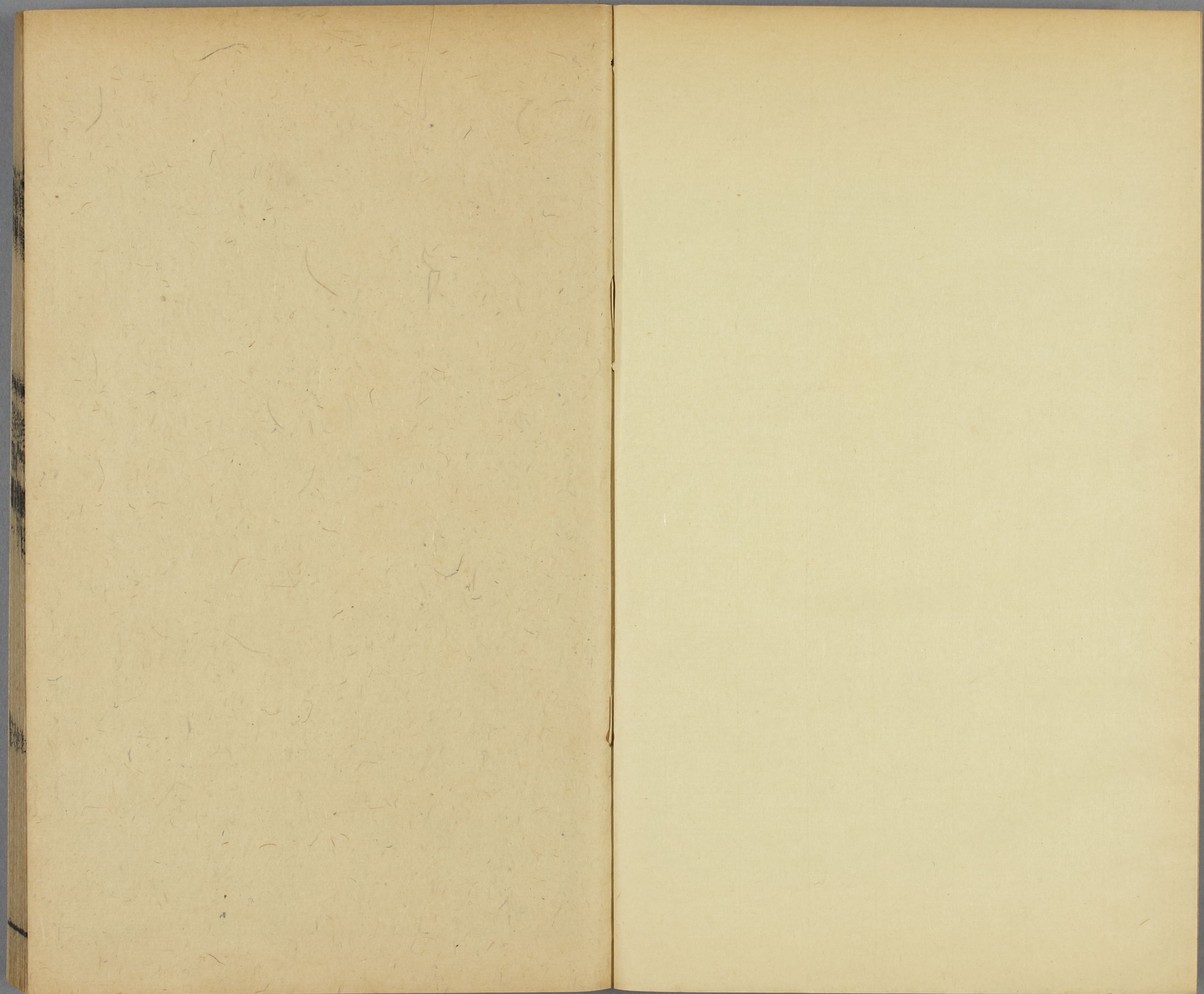




□ 12
2908
17





禮書卷第六十七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宋 五味均平藏

廟制

書舜典曰禋于六宗張髦曰六宗三昭三穆商書曰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

廟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

衣服藏焉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

祭僕大喪復于小廟始祖曰大廟高祖以下曰小廟考工記匠人營

禮書

卷六十七

一

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
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
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
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廟與文
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
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說及小記為枝葉韋玄成
白虎通為證驗七廟并言玄說為長是融申鄭之意
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
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
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不祭殤五
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祧祫猶當祀之
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
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是可依案周禮
唯存后稷之廟不毀案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
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
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立周人所報而不云廟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祖始封之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大祖始封之
不為始封之君廟

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士一廟謂諸侯之中
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二廟謂諸侯之中
官師者上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一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
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
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墀
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
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
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墀有禱焉
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一壇適士二
廟一壇官師一廟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曾子問曰非禘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又曰諸侯相見祝史告于五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春秋書震夷伯之廟穀梁曰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書世室屋壞公羊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記

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家語曰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自虞至周所不變也

天子七廟

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大祖周官守祧八

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况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况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

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王弼中劉歆論之於漢韓退之論之於唐其言皆與肅同蓋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

諸侯五廟

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鄭氏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蓋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爲諸侯不得立出王之廟後世子孫祖其始封者而已其或有

大功德特命祀其祖先。則立廟可也。魯有姜嫄。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若王者之後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可爲祖。則祖其先代之王者。宋祖帝乙是也。孔穎達曰。若異姓始封。如太祖之屬得立五廟。從諸侯禮。然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蓋亦廟止高祖而已。謂得立五廟。無是理也。玉藻曰。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而朔祭有牲。是月祭及太祖也。祭法謂王考皇考。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非禮意也。穀梁曰。諸侯受朔于禰廟。其說無據。

附庸五廟

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其立五廟一也。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里。亦國君爾。故亦五廟。春秋書紀季以鄫入于齊。公羊傳曰。紀季請復五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

大夫三廟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氏曰。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鄭志答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

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大祖之廟常不遷也特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而鄭氏遂以爲周大夫之制誤也孔穎達曰大夫三廟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卿卽大夫也故春秋殺卿皆曰大夫其三公之廟與諸侯同於理或然

適士二廟

官師一廟

王制士一廟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鄭氏謂考當作皇考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主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鄭氏謂官師中士下士也上士異廟中士下士祖禰同廟然喪服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是都邑之士立一禰廟而已其曰禰祖共廟非所聞也賈公彥曰鄭氏言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士皆二廟禮言八十一元士而不別上下是以知其皆二廟也

禮書卷第六十七

終

禮書卷第六十八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壇

壇

祭法言王立七廟一壇一壇去祧爲壇去壇爲壇壇
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曰鬼諸侯五廟一壇
一壇去祖爲壇去壇爲壇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
止去壇爲鬼大夫三廟二壇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

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主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鄭氏曰天子諸侯爲壇墀祈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凡鬼者薦而不祭國語曰壇場之所

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其言壇墀等威之辨理或有之蓋先王之於祖有仁以盡其愛有義以斷其恩近則月祭遠則享嘗在祧無寢

去祧無廟此以義處仁也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之設爲其無廟而不忍忘焉此以仁行義也蓋禱祈則出其主於壇墀而祭之既事則復其主於廟而藏之惟禘祫與載之出疆然後在祭告之列其他不預也大夫士之無禘祫禮之節然爾鄭氏謂大夫士無木主誤也其言凡鬼薦而不祭賈氏申之謂大夫之鬼薦於太祖壇士之鬼薦之於廟此尤無據

不遷之廟

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

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怪，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德宗功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

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爲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爲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爲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爲超去之，超誤矣。旣曰超矣，又以文武爲不毀之祧，何耶？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

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目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鞏之戰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記史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王者立四廟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何也。韋玄成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

王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也。然則玄成以禘爲祭天固不足信。以立四廟爲始受命而王者於理或然。蓋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世。故立四廟止於高祖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庶子王亦如之者。禮爲人後者爲父母期。公子爲後爲其母於子祭於孫否。蓋爲人後者雖受重於所後而不廢父母期。公子爲後雖受重於君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爲王雖有正統之七廟其可輒廢祖考之祭乎。於是自立四廟以視始受命而王者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昔漢宣帝以從孫繼昭帝。患昭

穆之體一也。於是立悼皇考廟以當一代之穆。而王舜中劉歆以爲孝宣以兄孫繼統爲孝昭後考廟固不當立。累世奉之。是兩統二父也。然宣帝以悼皇考當一代之穆。固不合禮。若特立廟。乃庶子王之所當立者。謂不當立。誤矣。

廟位

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何休曰。實家右宗廟上尊無陰。故社稷皆北嚮。陽故宗廟皆南嚮。君祭社

南嚮於北牖下。而亳社亦北牖。則社稷北嚮可知。

廟所以象王之朝。而朝必南面。則廟皆南嚮可知。

聘禮賓入大門內。公揖入。每門每曲揖。然後及祖。

廟司儀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三揖三讓。每門止一。

相。然後及廟。賈公彥曰。賓大門東行至廟。考之於禮。諸侯

之廟在闕門內。先儒皆謂在大門內。其間有每門者。諸侯五廟。祖廟

位居中。東二昭廟。西二穆廟。各有門。門之旁有墻。

墻之中夾通門。則祖廟以西。閤門者三。東行而歷

三門。及至祖廟。則廟皆南嚮矣。廟皆南嚮。而昭南

面。穆北面者。禘祫之位也。晉孫毓曰。宗廟之制外

五

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爲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蓋其所傳聞者異也

禮書卷第六十八終

禮書卷第六十九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大寢 小寢

詩曰奕奕寢廟又曰寢廟奕奕周禮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灑之事祭祀修寢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鄭氏曰五寢五廟之寢周天子七廟唯祫無寢詩曰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爾

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左傳曰民有寢廟又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月令曰

乃修闔扇寢廟畢備

詩曰寢廟奕奕鄭氏釋周禮謂寢廟繹繹相連貌也蓋古詩之文或作繹繹又春秋之時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此古者前廟后寢之遺象也漢自明帝詔遵儉約無起陵寢藏主於世祖廟更衣自此魏立二廟文武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帝大皇帝共一廟考太祖皇帝特一晉宋齊隋及唐皆一廟異飾非古制也

廟飾

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玷出尊崇玷康丰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山節刻櫛盧爲山也藻梲畫侏

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窓也春秋書丹

桓宮楹刻桓宮桷穀梁謂天子諸侯黜堊大夫蒼

士黹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斲之礲之加密石焉

晉語書大傳皆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礲之大

夫斲之士斲本斲之蓋稜之也傳曰大夫達稜士首本刻桷非正也

天子之楹刮之而飾以黝堊天子之桷礲之加密

石而無飾黝黑飾也堊白飾也爾雅地謂之黝墻

謂之堊穀梁之言黝堊則楹而已范甯以黝堊爲

黑飾誤也子貢觀魯廟之北堂問於孔子彼皆斲

耶丘過之耶孔子曰非無良材也蓋在貴久也魯

廟如此則天子之廟可知矣後世禮廢趙文子之室斲而礬之僭於諸侯臧文仲管夷吾山節藻稅又僭於天子

寢廟薦新上

檀弓曰有薦新如朔奠

重新物爲之殷奠

王制大夫士宗廟

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

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月其蚤獻羔祭韭

庶人春薦韭

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卯麥以魚黍以豚稻以

鴈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鮮當爲獻聲之誤也

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水薦於宗廟乃后賦之

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

于寢廟

進時美物

孟夏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麥之新氣

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

仲夏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

先薦寢廟

含桃櫻桃也

孟秋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天子必親往視

漁明漁非常事也此時魚潔美

少儀未嘗不食新

嘗謂薦新物於寢廟周禮獻

人春獻王鮪

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

詩七月四之日其

蚤獻羔祭韭

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潛詩曰季冬薦魚

春獻鮪也

冬魚之佳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儀禮士喪禮朔月

莫用特豚魚腊陳三鼎有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

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既夕禮朔月若薦新不饋于下

室

以其殷奠有黍稷也

漢惠帝時叔孫通者曰古者有春嘗菓

方今櫻桃熟可獻遂獻宗廟諸菓之獻由此興魏初高堂隆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後魏詔曰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漢舊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爲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至隋唐因仍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韋彤

五禮精義所說但設神座後漢詔書亦以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天折生長自今當奉祠陵寢皆須時乃上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務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一人奉薦太廟有司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

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

寢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
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
寢廟者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
止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所
謂寢廟豈皆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外事之兆有典
祀掌廟有守祧掌寢有隸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
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守祧其廟
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鄭氏曰廟隸
祭此廟也
僕祭祀脩寢祭義孝子將祭宮室既脩墻屋既設
百物既備然後夫妻齊戒又曰孝子
將祭以修宮
室以治百事祭祀修寢則薦新蓋亦修焉觀詩序

言薦魚獻鮓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共寢廟
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
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廟也
大寢始祖之寢也復于廟則小廟而已於寢則及
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

寢廟薦新下

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
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
此薦新之大畧也漢及隋唐薦新不出神主韋彤
五禮精義言薦新但設神座
鄭氏釋王制謂大夫士祭以首時然祭以致禮有

禮記卷之六十九
常月薦以仲月祭以致孝而無常時周禮王者享
烝之畋皆在仲月是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
或於孟月或於仲季唯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
也魏高堂隆謂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
時之祭也其仲月季月薦新之祭也豈非惑於鄭
氏之說然耶漢舊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
故韋元成傳以為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唐
禮使太常卿一人薦新物有司行事然薦非盛禮
一之於廟失之太瀆有司行事失之太輕既夕禮
朔月薦新不饋于下室檀弓亦曰薦新如朔奠古

人之重薦新如此則躬薦可知

庶人祭於寢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

寢適也

又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麥

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庶人無常

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曾子問曰無祿者稷食祭法曰庶士庶

人無廟死曰鬼

庶士府史之屬凡鬼薦而不祭

楚語曰庶人有魚炙

之薦邊豆脯醢則上下共之

以多少為差也

不羞珍異不陳

庶侈又曰庶人食菜祀以魚又曰士庶人舍時

庶人之死曰鬼寢而不廟薦而不祭故春薦韭夏

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

薦取其與新物相宜而已國語曰庶人有魚炙之薦而不及豚雁者舉其所易者言之也然言庶人舍時則與王制異矣古之貴者有正寢有燕寢正寢在外燕寢在內然則庶人祭於寢蓋亦在外之適寢歟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氏曰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寢所以館士則在外可知

昭穆

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小史

大祭祀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之謂長幼有序又曰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而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仲尼燕居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人道竭矣喪服小記

禮記 卷六十一
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必以昭穆雜
記曰士不祔大夫祔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
穆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
妃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亦從其昭穆之妾士虞
禮記曰明日以其班祔春秋書大事於大廟躋僖公
穀梁曰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
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
尊尊春秋之義也國語曰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
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
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

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疎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
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
其踰也弗聽遂躋之左傳宮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
之昭號仲號叔王季之穆富辰曰管蔡邲霍文之昭
也邴晉應韓武之穆也曹侯曰曹叔振鐸文之昭也
先君唐叔武之穆也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
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
則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
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
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杜佑曰太祖于室中之與

西壁下東面太祖之子南面爲昭次之昭之子北面相對爲穆張純曰元始中禘禮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面父子不並坐

父以明察下故曰昭

昭如字晉諱昭字音韶

子以敬事上故

曰穆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

言大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同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

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耶則毀昭廟始死者穆耶則毀穆廟昭與昭爲列而無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爲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猶之賜爵也子與祖齒而無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無嫌乎尊者後猶之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

禮書卷第六十九
嫌乎北面而事之則昭穆之不互易不足怪也先
儒謂周藏先公木主於后稷之廟先王木主穆在
文王廟昭在武王廟於理或然

第六十九終

禮書卷第七十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虞主 主制不一今從何休之說

吉主 練主用栗刻而謚之以辨昭穆

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鄭氏曰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

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 司巫祭祀則共

匪主 杜子春日匪器名主謂木主也主先匪者共主以匪賈公彥曰以匪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祝取

得主匪器即退摯虞決疑 禮記曲禮曰措之廟立之

禮書

卷七十

一

主曰帝曾子問曰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
士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昔者齊桓公亟舉兵
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又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崩薨與君去其
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崩薨則祝
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
反其廟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祫之祭名也君去其國太
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鬼神依人者也祫祭於祖則祝迎
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檀弓曰重主道也商主
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郊特牲曰直祭祝于左索祭祝

于祊坊記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之
有事也春秋書作僖公主左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
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于廟公羊曰作僖公主者
何爲僖公作主也何休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二尺主
者曷用虞主用桑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練主用栗
何休曰練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
松商人以栢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栢猶迫也栗猶慄
慄謹敬貌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周栗者藏主也
藏于廟室中質家藏于堂作僖公主譏不時也穀梁曰立主喪主
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
日有練焉壞廟正義曰縻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
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

若祭訖則內於四壁堦中去地六尺一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范甯皆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同。春秋書躋僖公穀梁曰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左傳曰典司宗祏又曰孔惺反祏於西圃。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正義曰宗祏者於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室祏字從示神之也。鄭氏注士虞禮曰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許慎五經異義曰大夫士無主大夫結帛依神士結茅為叢大戴禮五經異義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以

備火災。魏高堂隆曰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漢儀藏主於室中西墻壁堦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坐於堦下韋玄成等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墻壁堦中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晉志元帝神主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漢元帝時親盡之廟主瘞於園晉尚書

符問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神主應共處七室坎中當別處陰室依禮處上太常賀循上曰按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宜同東晉元帝江左建廟主明帝之代有坎室者十也恭帝時廟坎室十八唐會要正觀二十三年許敬宗奏言皇祖洪農府君廟應迭毀按舊儀漢丞相韋玄成以爲毀主瘞埋但萬國尊饗有所從來一旦瘞藏事不允愜晉博士范宣意欲別立廟宇奉征西等王安置其中方之瘞埋頗叶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合儀又議者言毀主藏於天府按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準量去

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時廟制與古不同共堂別室西方爲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祈享方諸舊議情實可安洪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叅議遷奉神主於夾室本情篤教在理爲宏從之開元禮義鑑曰藏主合在何處按五經異義云藏主於廟西壁中備水火之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又曰藏主何故於室中江都集禮云太祖室北壁中堂上無藏主處故於室中也唐制禮部奏准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

祖室第二間高宗室第三間中宗室伏以睿宗皇帝
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準江都集禮
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今請於夾室北
壁以西爲上置睿宗皇帝主石室制從之

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於虞吉
主於練特左氏曰凡君祔而作主曲禮曰措之廟
立之主曰帝然人子之於親不忍一日使無依焉
故始死依以重既葬依以主重埋則桑主作桑主
埋則栗主立豈有既虞卒哭不存其象俟祔而后
爲之乎然則左氏曲禮之說蓋曰作主將以祔廟



非祔而後作之也先儒謂既祔主反其寢大夫士
無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荀卿曰喪
事動而遠故將喪而既祖柩不可反孰爲將祔而
既餞主可反乎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尸神象也
大夫士有尸孔惺大夫也去國載祔孰謂大夫士
無主乎徐邈王澤之徒皆曰大夫士有主主之制
不見於經何休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
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
之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
父也左主母也漢舊儀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帝主

長九寸其制雖不可考然正廟之主各藏其室西壁之中廟遷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去地六尺一寸大戴禮五經異義江都集禮傳述皆然蓋有所授之也自東漢迄隋唐宗廟之制與古不同而遷主所藏或在西儲或在西夾室其正廟之主雖各藏廟室西壁之中而帝后別爲石�非禮意也按少牢饋食薦歲事于皇祖必以其妃配某氏故同几共牢一尸而俎豆不兩陳以其夫婦一體故也賀循亦謂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宜同故東晉明帝時廟有�室者十皆帝后共一石室至恭帝時廟爲�室一十八而帝后異室此議者所以譏之也

師行載主

遷主

社主

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大祝大師設軍社大司馬若大師則執事涖釁主及軍器以血塗主及軍器肆師用牲于社宗則爲位社軍社宗遷主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大司馬曰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衛祝鮀曰君以軍行祓社釁

鼓祝奉以從若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祝不出境曾
 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
 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金路言必有尊也今也
 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又問曰古者師行無
 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
 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
 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
 乃出蓋貴命也又曰主出入廟必蹕又曰齊桓公
 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詩傳曰王升
 舟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孔穎達曰社殺戮與軍將同故

名社主為將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禰行主也然則師行載遷主則
 未遷之主不行矣遷主載于齊車則社主亦齊車
 矣孔穎達曰專社主載於齊車遷主亦載于齊車用命賞于祖則遷主之
 車在左所以象左宗廟也不用命戮于社則社主
 之車在右所以象右社稷也師載遷主而武王伐
 紂載文王之木主者所以成文王之志而已不可
 以常禮議之也書傳曰將舟亞宗廟亞蓋舉宗廟
 以見社耳先儒以將舟為社主恐不然也社主示
 也石土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為之蓋有所授之也

王制曰天子將出宜于社造于禩肆師用牲于社宗皆先社而後祖蓋君之出也先祫社后釁祖其行也前社而後祖其止也右社而左祖祖非禩也文王世子謂之公禩者親之也

禩

左傳曰典司宗禩又曰孔悝反禩於西圃杜預曰宗禩宗廟中藏主石室孔穎達曰宗禩者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禩字從示神之也

匱

司巫祭祀共匱主說文曰宗廟盛主器也賈公彥曰以匱器盛主來向祭所太祝取得主匱器即退摯虞曰藏主有石函函中笥以盛主然則匱笥類也

坫

坫者以土爲之其別有四記曰反坫出尊語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反爵之坫也記曰崇坫康圭此奠玉之坫也記又曰士於坫一此度食之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將射工遷於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禮設於東堂下南順

齊于坫此堂隅之坫也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

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於尊南故曰出尊

鄉飲酒是卿大

夫禮尊於房戶間燕禮燕其臣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有坫管仲有反坫故孔子又於其南爲之崇坫以安玉焉故曰康圭

皮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在北陳爾雅曰坳謂之坫郭璞曰坫端也北堂之隅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于坫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而不康之于坫蓋亦兩君相見之禮也鄭康成改康爲亢非也

卷第七十終

禮書卷第七十一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禘禮

祫禮

士虞禮曰哀薦祫事

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

喪服曰都邑之

士則知尊禩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諸侯及其太祖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始祖之所自出謂祭天也

周禮大宗伯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

禮書

卷七十一

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肆獻裸饋食在

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禘言肆獻禘言饋食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正義云若僖公以三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于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而為禘祭此三年喪畢禘於太祖也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案僖公八年及宣八年皆有禘則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禘僖公宣公二年既有禘是明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禘是三年禘更加七年八年禘前為五年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一禘一禘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雖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

鄭司農曰追享朝享謂禘祫氏曰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鄭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大

也鄭司農曰追享朝享謂禘祫氏曰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鄭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大

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

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

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

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

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

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

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

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

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鄭氏曰此三者皆禘大祭也

詩豳禘太祖也

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太祖謂文

王正義云毛於禘禘其言不明惟闕宮傳曰諸侯夏
禘則不禘秋禘則不禘然則天子亦有禘禘蓋亦如
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也爾雅曰禘大祭即云釋文
祭則禘是宗廟之禘也禘也禘大於四時小於禘然禮宜
小者禘大者禘而禮緯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者以
天道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而禘少也春秋文二年大禘自
相距各五年非禘多而禘少也春秋文二年大禘自
太廟公羊曰大事者何禘也毀廟之主謂之陳於太祖未
毀之主皆升合食是合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
年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
有事是禘也玄鳥祀高宗也祀當為禘高宗崩始合祭
大於禘也此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
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
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一禘正義云鄭作魯禮
禘志其畧云魯莊公三十二年秋八月禘閔二年
五月禘此月大祭故譏其速明當異歲也魯閔公二年
秋八月薨僖二年除喪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
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致夫人自有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冬

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禘經言八月丁卯大事于
太廟躋僖公魯文公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
而禘明年春禘六年禘故八年禘長發大禘也大禘
經曰夏六月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禮記王
之是也正義云王肅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禮記王
制曰天子植禘禘嘗禘烝天子諸侯之喪畢合
因以為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
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
之後五年而再諸侯禘禘一禘一禘一禘嘗禘烝禘曾
殷祭一禘一禘一禘諸侯禘禘一禘一禘一禘嘗禘烝禘曾
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者禘祭於祖為無主耳又
曰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禮運曰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衰矣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
公於太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郊祀天子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以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鄭氏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座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階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

亦居室之與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北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

逸禮稱二尸者據文武之

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其實太祖廟三尸也故云獻昭尸如穆尸之禮

其五齊自醴齊

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

大司樂云黃鍾爲宮以下等樂云若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鄭氏云人鬼謂后稷也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王然後合樂而祭焉則不據文武也其裸尊用鷄彝彝鳥彝司尊彝夏禘裸用鷄彝彝鳥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其彝以禘在夏故也

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主如室中之左右也

謂后稷以下昭穆昭西面穆東面文武以下穆主在西東面武王以下昭主在東西面

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

王廟各一日

凡祭之禮質明行祿謂之晨祿繼以朝踐次乃饋熟以下是則每廟各行此禮

以其禮煩難可以一日

而畢又乖朝踐之義 繹祭則同一日馬融王肅皆

云禘大祫小鄭玄注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

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杜預曰逸禮記祫于太廟之

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

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禘小於祫也祫

則備五齊三酒禘唯四齊三酒祫則備用六代之樂

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後漢光

武建安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

奏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之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

合元始中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

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注曰始祖東面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

也

禘之為言諦諦諦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

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

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高

廟為常後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

主而已謂之殷祭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四帝為昭景

宣二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也袁准曰
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
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祫同
貫此諸侯亦不得祫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爲殷
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
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
四年殷凡間舍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義
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
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
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

六十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大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
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
特祫三時皆祫禘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

按明堂位云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則今之四月七月至孟獻子禘其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則今之六月

邈荅曰五年再殷象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
者蓋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
祫故曰特祫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
時况祫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
祀唐陸淳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
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

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群廟之主爲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年一行可知也。鄭玄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祭者有四種耳，非關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何關圓丘哉？若實圓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處？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之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僞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

之徒疾之如讐，而鄭玄述之通於五經，其爲誣蠹甚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答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仲尼燕居云：明郊社其義也。郊禘天子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書魯之用禘，蓋於周當社以爲郊與禘同，遂妄意言耳。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卽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爲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亦猶因周之於私庭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爲之，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爲之。禮雜記云：孟獻子曰：五月日至，可以有事。

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今備引諸經書之文證

之于左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譏其不當吉又僖

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譏其非時之禘又

左氏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晉

人以寡君之未禘祀時未終喪也又云魯有禘樂賓祭用

之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郊多失時又於諸

公用禘禮也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鄭注禘當爲禘明堂位曰季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夏之四月祭義曰春禘秋

嘗祭統曰春禘夏禘鄭氏云夏商時禮也又曰成王追念周公

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仲尼燕居云明乎郊社之

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王制云春禘夏

禘鄭云商時禮也又云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

不禘鄭云虞夏諸侯歲朝廢一時祭也詩周頌序云雖禘大祖也鄭云

禘大於時祭而小於禘又商頌云長發大禘也爾雅云禘大祭

也論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國語曰

禘郊之牛角繭栗問曰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荅

曰此謂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爲祭名

盡於此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

于莊公以爲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襄

宮皆妄引禘文而說祭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

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何也答曰禮記諸篇或孔門
後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
金漢初以金購遺書故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
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若非未流弟子及漢初儒者所著不應差互如此也見
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僖公八年七月禘于太廟今之五月也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
著書不相扶會理可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注郊
特牲云禘當爲祫祭義與郊特牲同鄭遂不注祭統
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
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

遂都不注鄭又見吉禘于莊公禘小於祫見毛詩儒者通之云三年哀畢小禘于禴五年大祫自此便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若禘不迎羣廟之主何謂之大若迎羣廟之主何得於禴廟迎之又曾子問篇中何得不序引文在下乖繆之甚也且春秋宣八年公羊云大事
祫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陳者明素皆藏於太祖廟今但出而陳之也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廟升者明自爲本禮記
曾子問篇云祫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明毀廟之主皆素在
太廟故不迎也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義與公並
無說禘爲殷祭處則禘不爲殷祭明矣殷重大問曰之義也

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爲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也不合施於它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卽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答曰此夫子爲大夫時當禘祭而往助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生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不

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知也皆知可如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至難知以隱其前言非斥之意耳注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爲躋僖公故惡之且禘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明牲至卽殺之以獻何得先裸然後設位乎先儒不達經意相公致誤皆此類也或難曰夫子所嘆若非爲逆祀別致虧禮則春秋何不書乎答曰春秋所紀祭祀皆失時及非常變故乃云爾至於懈慢虧失史官如何書乎若如此細故盡書則春秋

一年經當數萬言不當如此簡也述祭統者不達此意遂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天下其如指諸掌乎此不達聖人掩君惡之意遂云爾假令達於祭祀亦儀表中一事爾若別無理化之德何能治天下乎此並卽文爲說不能遠觀天指致此弊耳問者曰王制所云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信如鄭說乎荅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卽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當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

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云夏禘秋嘗冬烝此卽以禘爲大祭而時祭闕一時義甚明著也荅曰禮篇之中夏禘秋嘗冬烝庸淺鄙妄此篇爲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一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未嘗相變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爲禘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問曰禘若非圓丘國語云郊禘之牛角繭栗何也荅曰凡禘皆

及五帝五帝大皞等是也以其功高歷代兆於四郊以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郊祀稷牛角猶繭栗則太皞之牛不得不爾何足疑哉儒者又以禘祫俱大祭祫則於太廟列羣宮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文爲穆列武爲昭列已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各以昭穆分集於文武予謂凡太廟之有祫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則齒尊卑之義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集之有何理哉又五經中何得無似是之說言不獨無明文亦無疑似之說若信有此禮五廟七廟有虛主其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義已上見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祫之異強生此義又何怪哉周禮大宗伯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夫肆獻裸饋食在時享之上追享朝享間於時享之間則追享禘也禘以肆獻裸爲主猶生之有饗也朝享祫也祫以饋食爲主猶生之有食也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祫謂之朝享以合羣祖爲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自此五年而再殷祭三年一祫又二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考之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曰大事者何祫也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則僖公之喪畢於文二年

士二月八月喪未畢而祫且躋僖公焉非禮也故書大

事躋僖公以譏之

先儒曰禪而后祫僖公以十月所少者四月喪畢也

閔二

年吉禘于莊公公羊曰言吉者未可吉也穀梁曰喪

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則莊公之喪畢於閔二

年而禘必踰年二年而禘非禮也故書吉禘于莊公

以譏之此喪除而祫

士虞禮曰哀薦祫事虞而欲合於先祖則喪畢之祭莫始於祫

也踰年而禘之證也禮記曰未卜禘不視學左傳稱

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此皆喪除踰年之禘也故僖

二年除閔之喪八年秋禘于太廟宣二年除文之喪

八年夏有事于太廟均八年也其去喪除踰年之禘

適五年耳則有事爲禘可知此三年而禘之證也鄭

康成曰魯禮三年喪畢禘于其廟然後祫於太廟明

年春禘于羣廟其言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固合春秋

之義其言禘于其廟又禘于羣廟是不知魯之失禮

而惑之也

左氏曰禘于僖宮武宮襄宮此魯之失禮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

之非禮蓋此類歟

儀禮曰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

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

大祖大夫有事省於其君而祫及其高祖是學士大

夫知尊祖而已有時祭而無祫諸侯及其大祖而已

有祫而無禘大夫有事省於其君然後有祫則周公

有大勲勞省於成王然後有禘故禮記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則禘可施於羣廟哉春秋書吉禘于莊公不特譏吉禘也兼譏禘于莊公也晉之有禘蓋亦僭耳先王制禮必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祫象閏五年之禘象再閏而禮數者小稀者大小者祭及近大者追及遠此孔融王肅所以皆言禘大祫小也康成以配祖之禘爲圓丘之祭以羣廟之禘爲魯之正禮於是謂祫大禘小而始則禘先祫後終則祫先禘後此不經之論也然則禘之年月可推於春秋見於禮記謂魯以六月禘周公魯之六月夏

之四月也孟獻子易之以七月日至而用夏之五月君子譏之崔靈恩言禘宜在夏張純言禘以四月其說是也祫之年月經傳無文禮緯與康成謂祫在三年張純謂祫在十月於理或然蓋禘以諦昭穆之尊卑必以四月以其陽上陰下有尊卑之義也祫以合羣祖必以十月以其萬物歸根有合於本之義也然康成又以王制祫禘祫嘗祫烝爲三年之祫而祫無常月殆不然也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然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而禘祫同歲太常議曰今太廟禘祫兩岐俱下或比年頻合或同歲

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求禮經頗爲乖失然則五年再殷之制可以不通計乎

禘祫下

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韓詩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皆升合食則未毀廟之主舉矣鄭康成謂禘祭毀廟不及親廟禘祫制云禘祭以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中祭之陸淳謂禘祭不兼羣廟爲其疎遠不敢褻狎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

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稷也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及親廟與夫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高陽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非祀天而文在郊上者以其祖之尤遠故也祖宗非皆祀明堂而文在郊下者以其祖有功宗有德而廟不遷故也虞夏商以質而親親故郊其近而祖其遠嚳顓頊之猶子鯀顓頊之子冥契之六世孫周以文而尊尊故郊其遠而祖其近鄭康成謂虞夏宜郊顓頊商宜郊契

其說非也。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
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
王而宗武王。舜後虞思也。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
杼杼少康之子。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能
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高圉后稷十世孫大王能帥稷者
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其
言虞氏郊宗異於祭法者，賈氏曰：虞氏之後在夏商，
爲二王。後有郊禘祖宗之體是也。由此推之，國語言
商人禘舜亦異於祭法者，蓋宋禮歟。康成禘祫志曰：

祫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三酒，祫用六代之樂。禘以
四代，賈公彥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然酒正凡祭祀
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
聲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乃奏無射歌，夾鍾
舞。大武以享先祖而無禘祫隆殺之辨。掌客諸侯長
猶且十有再獻，則禘先王不容九獻而已。彼蓋溺於
祫大禘小之說，然也。國語曰：郊禘之牛，不過鬴栗。又
曰：郊禘之事，射牛。郊禘之事，有全胥。又曰：天子親春
郊禘之盛，是禘之禮與郊同，而其義則孔子以治天
下如指諸掌，則祭其有大於此乎。爾雅曰：禘大祭也。

禮書卷第七十一
則禘爲廟祭之大者明矣。或曰：以春秋有事爲禘而公羊穀梁以大事于太廟爲禘，則禘非大於禘矣。又曾子問：王制皆以言禘而不該禘，則禘非小於禘矣。其故何也？春秋言大事，所以甚逆祀之非言有事，則本下事而已。則有事不必非大事也。曾子問兼諸侯而言之故舉禘而已。王制之言禘，非三年之禘也。

